

文明的起源

• 臧振華

書名：文明的起源 (*Man Makes Himself*)

著者：柴爾德 (V. Gordon Childe)

譯者：蘇錫淇

出版者：文皇出版社

出版日期：民國六十五年八月

「文明的起源」這本書是譯自前倫敦大學考古學研究所所長柴爾德 (V. Gordon Childe) 教授的名著 “*Man Makes Himself*” (直譯為「人類創造自己」)。柴爾德教授是世界知名的考古學家，一八九二年出生於澳洲的雪梨，及長畢業於雪梨大學，一九一四年負笈英倫，獲得牛津大學的文學士。一九二二年開始週遊東、中歐，從事古代文化的考察工作

。一九二五年出版了他第一本大著「歐洲文明的曙光」(*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*)，一九二七年應聘為愛丁堡大學史前考古學教授，一九四六年榮任倫敦大學考古研究所所長，一直到一九五六年退休。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九日，在雪梨附近調查山岩時，不慎失足喪命，享年六五歲。柴氏一生著述甚豐，其中主要的論文和專著即達二百多種。他的主要貢

獻是在對歐洲和中東史前考古學的綜合研究。*Man Makes Himself* 可以說是他在這方面的主要代表作之一。這本書於一九三六年在倫敦出版後，普受歡迎，先後印刷了三次，一九四一年再版後又印刷了三次，一九五六年出了第三版。此外，美國世界文學圖書公司，也自一九五一年把這本書編入「良師叢書」(Mentor book) 在美國發行，至一九五五年為止，共印刷了四次，可見其廣受喜愛的程度。

在這本書中，柴氏運用其高度綜合研究的能力，透過實際的考古資料，以通俗的敘述方法，把人類由採食生活到城市文明的發展過程，作了深入淺出的解說。柴氏在此書中特別強調人類歷史中的兩次史前的「革命」，一次是「新石器革命」(Neolithic Revolution)，另一次為「城市革命」(Urban Revolution)。他認為這兩次「革命」對人類生活所造成的影響，和其在歷史上的意義，與二百年前發生在英國的產業革命(Industrial Revolution)實具有相等的重要性，而這些「革命」的肇因，則主要是基於人類生產方式的改變。

在一九三〇年代，由於柴氏在這本書中首先提出

了考古學上的石器、銅器，和鐵器時代類似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階段之說，使得二十世紀初期已經式微的舊演化論，重新得到了生機，而成為新演化論(neo-evolutionism)的開創者。一時附和者甚多，如英國的克拉克(G. Clark)，美國的柏來烏德(R. J. Braidwood)，林頓(R. Linton)，司徒瓦德(J. Steward)等人都是考古和人類學界的大師。

筆者無意在此對柴爾德的學說多作介紹，但是應該一提的是，在柴氏去世後的二十年中，由於考古資料的增加和研究策略的改進，他的若干學說，必然會受到影響，例如，柴氏對於農業起源的解釋(即為英國派學者所樂於接受的綠洲學說 Oasis theory，見中譯本九〇頁以後)可以說已被上述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柏來烏德所持的山腰學說(Hilly flanks theory)所否定。柴氏與柏氏雖然同屬新演化論派的學者，但在農業起源這一問題上，却表示了不同的意見。柏氏認為，在冰期結束後，中東地區並不如柴氏所謂的有氣候的轉變和環境的惡化，因此該地農業的起源並非肇因於氣候和環境的「逼迫」，而實由於冰後期的中東已具備了所謂「核心地區」(nuclear

area) 的條件，農業的興起只是文化經營和特化的合理結果。

最近，美國新考古學的開創者，新墨西哥大學的考古學教授賓佛 (L. R. Binford) 博士，也提出了一套所謂「邊區學說」(frontier or Marginal area theory) 來探討農業起源的問題。賓佛雖然同意柴爾德所言：農業的興起是得自外在因素的「逼迫」，但是他認為這個因素並不是柴氏所說的氣候和環境，而是來自其他族羣的壓力；也就是說，在冰期結束以後，居住在肥腴月彎地區的一羣適應良好，生活充裕，較為定居的所謂新中石器人 (new Mesolithic) 對其邊居仍舊保持傳統採集生活方式族羣的壓力；這種壓力無疑是相當嚴重的，因此後者便不得不尋求一個較為有效的食物來源，農業便可能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。

再如，一向為柴爾德所抱持的「歐洲文明中東起源」的說法(見中譯本一九九頁以後)，近來似乎也正面臨著若干歐洲碳素十四年代的挑戰，此外由一些資料顯示，數項被柴爾德認為是源自中東的「技術突破」，也可能是在歐洲獨立發生的，因此，有的學者

已不再認為中東是文明的「搖籃」了。

由上述的這兩個例子可知，在人類古代文化史的探討上，新資料和新學說仍然不斷地出現。但是柴爾德在這方面的貢獻，無疑是一塊重要的里程碑。他的著作，尤其是這本 *Man Makes Himself*，還是很富於參考價值的。

下面讓我們來看看「文明的起源」這個中譯本。照理說，把這麼一本可讀性甚高的書譯給國內的讀者，再加上一個『適合國人感覺』(見譯序)的書名，必然會引起讀者的喜愛。但是令人惋惜的，在這本書中竟有太多的誤譯，其中除了屬於常識和專門性的名詞外，有些則是譯者未能讀懂原文，以致非但不能正確表示原著的意思，而且還造成許多脈絡不清，前後矛盾的情形。如三頁八行「希德尼」應譯為「雪梨」。同一行「歐克斯霍特」應譯為「牛津」。熟悉的譯名、若干專門名詞也有固定的譯法，如九頁四行的「剝片工業」應譯為「石片工業」，這是指從石核上打剝石片作為工具的傳統技術。十一頁四行和五行的「文化移動論者」應譯為「文化傳播論者」。

上述這些名詞之誤譯或不當，顯然還不及一些文

譯，則不如不譯！

意的錯誤來得嚴重：開宗明義第一章第一行「歐洲在十九世紀的進步是一個爲人所承認的事實，」這一句該，原著的意思是要開門見山地提出「進步」這個觀念，不是專指歐洲十九世紀的進步，所以應譯成：「上一世紀，『進步』已被承認是一個事實」。接下來「科學的偉大發現，使人類征服了大自然，不僅約束了無限進展的潛力，同時更約束了無止境之生產的可塑性」，原著是說「科學的發展，不僅使人類對於自然的控制有了無窮進展的潛力，而且在更多的生產上，也有無限的可能。」所以譯者恰好把原意弄顛倒了。

由以上所說的這些，就可以知道這本書品質的一般了。筆者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條列了這麼多的錯誤（其實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份），無非是要指出：翻譯原本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，尤其是這麼一本比較「專門」的書。譯者能够完成並出版了這本書，其耐心和毅力總是令人欽佩的，雖然也許還應該以更大的耐心去一一訂正其中的錯誤。在國內，有關考古學方面的中文譯本並不多見，我們樂於看到更多類似這類的名著被翻譯進來，但是誤謬滿篇，令人無法卒讀的翻譯，則不如不譯！

牧童社會科學叢書

單本九折
三本以上八折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D 1 | 人類學與現代社會 | 李亦園著 | 60元 |
| D 2 | 社會科學與現代社會 | 洪鑣德著 | 50元 |
| D 3 | 政治學與現代社會 | 洪鑣德著 | 70元 |
| D 4 | 經濟學與現代社會 | 洪鑣德著 | 70元 |
| D 5 | 貧窮文化 | 路易士著
丘延亮譯 | 90元 |
| D 6 | 女工與臺灣工業化 | 黃富三著 | 60元 |

牧童出版社

北市興隆路一段184巷2弄3號

郵撥一八七〇五 電話九三二五六七〇